

别人家的书架,为什么充满魅力

□ 任冠青

朋友来我家,多半会有蹲下来的时刻。无他,都是因为我那书架的特殊构造所致。那是一个从淘宝购得的立式书架,纯白色的格子参差不齐,以适应不同体积的书本摆放。没有万斤柜的文雅,也缺少系列精装本林立的震撼,可它就是能轻轻松松让房间里的装饰画、摆件和植物都失了色,牢牢锁住来访者的目光。

我曾有意做过一个小实验,发现每次去厨房切完水果回来,对方往往正屈尊一蹲,好细细打量最下面一排的书景。与书非借不能读也相通的,是别人家的书架总是充满魅力的道理。它首先满足的是窥视和拜访他人灵魂的欲望,因为书架是私人化旨趣最直观的呈现,通过人的外表看起来模糊不清的,扫一眼书架便一目了然。

《纽约客》杂志曾专门通过一组漫画揭示:看完别人的书架,不对对方品味的书桌,怎会不让人产生困扰在高中时期的印象,在零星几本书边还挤个鱼缸的,也难逃有风格但肤浅的判断。唯有高高的书架堆放着略显杂乱的,最好旁边再备上个书梯,才会被赞真正的读书人。当然,真正的读书人有时是不愿轻易

把书架示人的,或许是因为其间掩映着太多思维的痕迹,或许是因为那是内心深处最秘密的瓦尔登湖。所以据说平时待人总是很亲切的董桥先生,在被邀拍摄影家中书房场景时,都会立即笑着打断:不行不行,这种事怎么可以,不可能让那么多人看。

根据主人风格的不同,逛书架的乐趣点也会有所差异。对于比较熟识的朋友,大可以直言不讳地互相点评,顺便揶揄下译本和版本选择的失手。比如我那本中学时期购买的《红楼梦》,就总被吐槽选得太不专业。所以此后入手经典书目时也学着讲究起来,至少要跑到豆瓣上比一比版本优劣再定。有时候在书店里翻到一半的书,也会意外地在朋友的书架上发现,于是只要一个眼神,便能借回家继续轻松读。而有些朋友的书架,则是自带警报功效:每当看到其中最新被码上的学术书籍和从头至尾的勾画与笔记,自己都会默默发誓把封存存在书箱里、阅读徘徊在五六页左的哲学经典重新翻出,争取这回一次看完

比起书籍本身的静默无言,逛书架其实是一个能引发讲书和聊书的动态过程。爱去书店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同感:无论宣称自己怎样兴趣广泛,我们对于其间书籍信息的接收总会被既有经验限制。就像我每次去外国文学一区,

就习惯性直奔自己熟悉的海明威、苏珊桑塔格、伊恩·麦克尤恩等几栏。类似朱利安·巴恩斯、赫尔曼·黑塞等作家的作品,几乎每次都会看到,也次次都有种无从下手的困窘。因为有关这些作家的背景知识了解太少,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他们试图探究何种人性问题、擅长勾勒怎样的文学世界。于是到我这里,他们便难免明珠蒙尘。

后来我发现,对于这些难以开发的冰河,熟人推荐总是充满温度的破冰利器。所以每次拜访别人的书架,我都很享受拿起一本陌生的书后被科普的过程。从发现杂志书的阅读乐趣,到翻看某位小众荷兰作家的短篇小说集,再到能梳理清楚马华文学的大致脉络,这些我此前的知识盲区,都是在朋友的书架解说中慢慢慢慢填补起来的。而这些“深矿”,必要站在他们的书架前才能挖得清晰透彻,不然在赶场式的饭局或聚会中,又哪能轻易发现这些隐匿的、妙趣横生的角落?

除了身边亲友,我偶尔也有机会一睹作家、学者的书架。两年前,因工作关系,我有幸参观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办公室,并重点留意了两个高大书柜中的藏品。其实到现在,很多书目都已记不清楚,可我却始终忘不了当时的震撼感。中国、韩国、美国、埃塞俄比亚、南非、印

度,那是我第一次在别人的书架上看到如此全球化的元素呈现。也许那一刻,所谓的推荐书单已没有那么重要,学会像他一样,努力把知识的探照灯拉远、扩大,保持对更多种文化的好奇心,才是那个书架默默讲述的读书之道。

有意思的是,前段时间,我关注的一位美食博主也主动分享了他的“饮食书架”:看完《食物与厨艺》三卷本,便能大致懂得烹饪在生物、化学层面的基本原理;一本《潮菜天下》,可以让你在进入潮汕地区寻味时更有方向;林裕森的《开瓶》一书,则避免了葡萄酒品鉴时故弄玄虚的套路,以轻松晓畅的方式带你观赏酒瓶里的风景,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品尝一道菜,他却能轻松说出创意点在哪里,味道的搭配有何讲究,而不是刺激观众对食物的猎奇。

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,这位博主的导引无疑帮我打开了通往书店饮食类书架的专业路径。现在不少美食类书籍的包装都争奇斗艳、夺人眼球,能否从中选出值得一读的好书,还真是需要借力一双专业的眼睛。

这两天看了一部叫做《环形物语》的美剧,小女孩拿到一块陨石,竟得以与多年后已为人母的自己相见。由此周而复始,形成一个个环形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有关逛书架的“环形物语”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2007年,我在叔叔家的书架上发现了《世界是平的》这本书,并由此打开了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与想象,此后甚至还去读了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。10年后,已经毕业的我在华盛顿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,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。那一刻,站在10年两端的自己好像实现了一场相遇。如果没有当年与那本书的偶遇,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自己呢?或者说,谁能说叔叔家的书架,不是早就埋伏好的那块陨石?

□ 张家鸿

们的生活。不过,事情似乎朝着偏离轨道的“错误”方向发展,在1926年首次出版的《红色骑兵军》中,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巴别尔描述了战争中哥萨克骑兵的失控行径,烧毁村庄,驱逐农民,砸毁教堂。

另一部作品《敖德萨故事》,是消失在历史中的敖德萨的朦胧回忆录。巴别尔成功地塑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记忆。当人们想到敖德萨时,脑海里浮现出的往往是那些虚构的人物,他们随时准备进入我们的大脑,而不是这座城市的现实建设者,因为他明白,自己笔下的角色寿命有限。他描述的既是一个曾经存在的接受帝国统治的敖德萨,也是一座苏维埃治下的城市,处于变化之中。

这些,都是查尔斯·金《敖德萨的历史》里的故事。不是枯燥单调的历史纪事,让人食之无味,而是充满情节、八卦、轶事,像一只熟透的桃子,咬一口汁水四溢。每个城市都有它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不管是《敖德萨的历史》,还是班维尔的《布拉格》,简·莫里斯的《昨日帝国》或者帕塞克的《伊斯坦布尔》,都让城市的历史变得可以触摸,让我们在鲜活丰盈里感受它的血肉和情感,以及悲怆。

1926年,根据苏联的人口普查数据,犹太人占敖德萨人口总数的36%。经历战争、驱逐、屠杀,1989年,新的人口普查显示,这一比例下降至4%。

1991年,乌克兰独立,敖德萨成为这个新兴国家最重要的客运港口。叶卡特琳娜的雕像被重新竖起,她的左手不仅指向港口,而且也指向北方的俄罗斯。可以看到,改变还有:市政府拆除了149座公共纪念碑,采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旧名或者另起他名,重新命名了179条街道。

旅行手册中,反反复复出现一句话:我是敖德萨人。我以为,这是他的印象记,更是他的读后感。他读作家的书,画家的画,听作曲家音乐家的曲子,走访大师们的故居,阅读作家艺术家背后的历史。都是读,不止于书本上的读,而是全方位的。读小书,亦读大书。把耳朵张开,把眼睛擦亮,把心魂打开,把通向精神的一切通道统统打开。

追叙并再现艺术家们创作与成长之路上的某一个情景、某一种心境,是后两辑中最具深意和值得回味的笔触。梵高写信和弟弟谈及自己深陷经济困境时的小心翼翼、柴可夫斯基被梅克夫人中断资助之后的痛苦不堪、普希金在定下与丹特士决斗之后的洒脱与轻松、莫扎特在临终遗言中流露出的深深遗憾,均可从冯骥才用心的追寻、探问之中感受得到。作者并不只是捕捉大师们的辉煌与瑰丽,还通过一次次的故居访问去感受气息,借感受气息进入独特的历史情境中,寻找他们行为的源头。

收录书中的不少文章已读过多次,如今再次相逢,依然不忍错过。写冰心、韦君宜、孙犁、覃曼等人的文章均在此列。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《致大海》。这里有细节的铺陈、充满生活化的描写,让人感觉冰心老人仿佛还在人世。在一次次发自肺腑的倾诉中,表达了对老人深深的怀念与牵挂。冯骥才不能忘的是,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平民说话,不要怕!这句话。老人说完还特意朝他看了一眼,这一眼在冯骥才看来并不寻常。您似乎要把这句话注入我的骨头里。但您知道吗?这也正是我总愿意到您那里去的真正缘故。于他来讲,老人不仅是亲切和蔼的,还是伟岸超拔的。一次次地主动拜访就是一次次道德指引与精神沐浴。这样的人走了,是更加真实、强大的存在。远离了大海,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。重读一次,老人如大海般宽广的胸襟、博大的情怀、高尚的人格就在读者心里重现一次。读者的读与冯骥才的亲,有着同样的深远之意。

我自知乃文学爱好者,是艺术的门外汉。爱好者至少略懂一二,门外汉则是无一不通。只是见到美好的艺术,有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如果说文学与艺术在我的世界有何相通之处的话,便是两者皆美。不管文学或艺术皆源于伟大的心灵,皆通向平凡的心灵。伟大或平凡,皆需高尚。否则便是自绝于文学艺术,自隔于冯骥才的深情书写。

《守山》这本书,是很有魔力 and 灵性的。发生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的故事,大自然赋予那里的极致美丽,以及为了白马雪山保护区而努力的人们,都是我们难以想象,但一翻开这本书必定会被深深感动的。肖林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第一批专业的保护工作者之一,由他讲述、王蕾执笔的《守山》这本书,展现了一生守护白马雪山之人的金子一般的心、辽阔的精神世界和无怨无悔的追求。

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

□ 冯雪梅

女王的野心显然不只在黑海,她想要的疆域延伸至奥斯曼帝国,甚至抵达地中海。我非但不会像乔治那样签署十三个殖民地的割让书,我还会一枪崩了自己。叶卡特琳娜盘算着把黑海海岸作为帝国征战的起点,以实现期待已久的废黜君士坦丁堡苏丹的目标。

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,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又向南推进了一步。宫廷里杰出的野心家们,显然知道女王想要什么。归还克里米亚,做梦,那就打一仗。作为整个战争期间不战而胜的伟大战役,围攻军事要塞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,面对偷袭的敌人,目瞪口呆的奥斯曼帝国官兵缴械投降。停泊在附近海面的40艘战舰对此毫无反应,几轮象征性的交火之后,战舰撤退了。

黑海边古老的要塞小镇,将被改造为承载帝国梦想的耀眼明珠。1795年,在耽擱了3年之后,宫廷终于抽出时间,为这片从奥斯曼人手里夺来的土地命名,敖德萨。

1

女舞蹈演员在发病后不到36小时死亡。3天之后,又一位演员死亡。紧接着,第三人发病,随后,是更多人。1812年8月,敖德萨,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起病来。

病人的症状相似,头疼,恶心呕吐,乏力眩晕,腋窝和腹股沟出现肿胀,疼痛难忍。一周不到,患者就一命呜呼。没错,鼠疫。你一定从加缪的小说里看到过相同的病症。黑海周边,霍乱和鼠疫等大规模传染病很常见。14世纪40年代,黑死病曾经夺去了1/4欧洲人的生命。究其来源,可能是某艘货船驶离克里米亚港时,顺便捎带上了细菌和病毒。而不断征战的士兵,也会在不经意间将疾病带回故土。至于港口城市,更是容易被来自各地的瘟疫所侵袭。

城市的防疫系统,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早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给敖德萨总督黎塞留的首份诏书中,有一项具体任务:挑选合适地点修建检疫场所。此时的敖德萨,已经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,其对外开放程度,超过帝国的任何城市,遭受瘟疫的风险也骤增。检疫体系包括:对所有货物进行检查,并对其进行消毒;乘客需要在隔离观察点观察14天。不过,受到感染却未出现症状的乘客只要贿赂海关官员,就可以逃避监管,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城市。

鼠疫就这样开始流行。黎塞留作出一个大胆决定:不仅是关闭城里的公共场所,而且封闭城市的边界地区,并在所有毗邻地区进行检疫。市民被强制留在家中,由警察和官员运送食品,任何人只要出现生病迹象,就会被带到单独区域隔离。原谅我唠叨这些,因为它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疾病

如此相似。

两个多月后,禁令解除。在严厉管理措施下,瘟疫被驱除,以10%的人口死亡为代价。

2

直到26岁,莱斯都没有遇到可心的伴侣,或者说,满足母亲苛刻条件的结婚对象。她出身豪门,是敖德萨创建者波将金将军的侄孙女,举止优雅,与其说漂亮,不如说长相端庄。等待相当折磨人,好在年近40的少将沃龙佐夫适时出现。

同法国的战争刚刚结束,征战南北的将军终于可以享有一段闲暇时光。在巴黎的盛大聚会上,他与莱斯一见钟情,并且赢得了伯爵夫人的喜欢。年龄够大,事业有成,有传奇经历,长长的家谱里全是中流而有钱的俄国人和英国亲戚,一场完美的婚姻水到渠成。

在对未来事业进行各种谋划之后,少将终于接到任命状,担任新俄罗斯总督。一家人起程前往黑海之滨。此时,黑海沿岸地区虽然今非昔比,却依然是要被驯服的边疆,自由分子的流放地。20岁不到就小有名气的诗人和政治宣传家普希金,于1820年收到“滚出首都”的命令。

在南方平原晃荡了3年,普希金冒着酷热抵达省城敖德萨,开始对名媛们的追求。他绝不回避自己的情事,喜欢与朋友闲聊各种细节。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,普希金

偶遇莱斯,一如多年前的总督一样,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。

激情澎湃出口成章的诗人,显然比注重刻板的总督更有吸引力,况且,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妻子10岁的情人。本来是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情事,却因普希金的毫不避忌,大张旗鼓而成为丑闻。诗人在他的大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手稿的空白处,用伯爵夫人名字的首字母标注他们的约会,创作广为传播的色情诗,并且用短诗讽刺自己的上司总督大人。普希金之所以能来敖德萨,是因为他要在总督手下做事。

诗人的工作能力可想而知,更何况是去乡下数蝗虫卵这样艰难的任务。普希金递交了辞职申请,沙皇爽快地答应总督将诗人调离。9个月之后,莱斯生下女儿,敖德萨流言四起。诗人没有发声,他把一切以不朽的方式留在诗歌、小说、故事中,并因此成为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缔造者。

3

巴别尔修养成了一个习惯,在正确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方。《红色骑兵军》让他备受瞩目。

出生于敖德萨一个中产犹太家庭。大多数教育机构的反犹配额制,将巴别尔阻拦在大学门外,从技术学校毕业后,他开始尝试写作,并且得到高尔基的资助。十月革命之后,他成为随军记者,负责报道与反对派作战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士

中青阅读7月推荐书单

与心理,它不像一本记者的著作,而更接近于一名社会个体的独特观察与记录,内容也不像想象的那样生硬,而是拥有类似随笔的自在感。作者把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带进了这本描写残酷环境的著作,它让读者看到监狱令人恐惧的一面,也让读者看到监狱内在诸多人的生动面孔,这本书打开了了解美国的一个最为鲜见的窗口。

《伫立虚构:毕飞宇影像》

既有影像,又有评述,《伫立虚构》展现的是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文学之路、成长之路、人生之路。影像是一目了然的呈现,评述是间接又复杂的呈现,两者相互补充、相得益彰。尤其是那段深爱着文学却找不到发表之地、得不到任何回音的岁月,如今看来,是好多文学青年的真实写照。毕飞宇身上的痛苦、无奈、自信、骄傲、执着、坚韧,都是普通人可以感受的。它是一册有感情、有温度的生活之书。

《曹文轩的书房》

曹文轩的散文有适时适度呈现的幽默、调皮、智慧,挥洒的是才气,流露的是情怀。在曹文轩的书房找书、听任滔滔炫耀、奖金的多元之路赠送的布鞋,当这些画面一幕幕滑过

时候,读者便会深知安武林正享受着友情的润泽。安武林笔下的友情有两个源头,一是来自儿童文学圈里志同道合的师徒,一是来自许多常人常常漠视、快步走过的小花小草小树。在小区里侍弄花草,被路过身旁的孩子误认为专门管理花园的老爷爷,不也是乐事一桩?

《我小时候》

少年处境与心境的真实描摹与刻画,言语简洁,简而有味,味淡情深。纯净、透亮的少年心仿佛是一个独属于孙卫卫的通道,通往无限深邃、美好的年少时光,那里的小鸟鸣啾啾、小河哗啦啦、小草绿油油。《我小时候》这本散文集是孙卫卫散文写作的一个驿站,让人歇息、避暑、去燥,让人获得重新起航的信心与勇气。

《给青年编剧的信2.0》

刘震云为本书写的序言,以及作者的自序与后记当中,都勾勒出了作者宋方金的文学情怀,宋方金文笔里永远藏着诗性的表达,还有对理想的那份永远年轻的守望,因此,这本书首先是一名作家的喃喃自语,其次才是一本对青年编剧有启发意义的教程。在这本以见字如面的写信形式完成

的著作中,宋方金没有守口如瓶,他把一名资深编剧对行业的了解与认识,尤其是存在的一些弊端,都坦率告诉了读者,并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,这是一本有问有答的编剧入门读本。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有两点,一是告诉读者如何很好地讲述一个故事,二是告诉刚入行的编剧如何躲开这个行业的陷阱,三份随书附赠的编剧签约合同,是很特别的礼物。

《繁花时节怀故人》

事业的同侪、文学的知音、患难的旧友、相惜的新知,均在罗孚的怀念中留下或清楚或模糊的背影。怀故人者,当然是以友情为源头的,故而罗孚常常是在场的,或戏谑、或嘲弄、或调侃,不管有意或无意,罗孚亦把自己写得神完气足。这是作者给予读者的意外之喜。书中收录的多为长文,细细勾勒故人复杂曲折、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,同时呈现出急剧变迁的现代史的某一个侧面,显示出个人情怀背后的深邃与辽阔,足以令人再三体味。

《掠夺尼罗河:埃及的盗墓贼和考古学家》

巴黎协和广场矗立的方尖碑、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展厅、古埃及的昔日荣光流放在世界各地,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惊叹不已,它们却唯独独不在尼罗河畔。当古埃及文明最后的阳光落下后,一段悲惨的历史开始了:法老的坟墓被盜掘,木乃伊

中青书榜

2020年7月评委团成员: 韩浩月、张丰、张家鸿

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:

《流动的味道:汪曾祺食谱》

为了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,作家王道出版了这本《流动的味道:汪曾祺食谱》,该书以汪曾祺的食谱为叙述核心,讲述了汪曾祺的身份、人际交往、生活细节等种种,是更贴近了解汪曾祺的一份导航地图。

王道是著名的汪迷,已出版数部以汪曾祺为题材的著作,对于汪曾祺资料的掌握还有各种番外故事的了解都十分详尽,这本《流动的味道》,不是那种读了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之书,而是一本看完平静愉悦的文化之书。

《美国监狱》

肖恩·鲍尔是一名卧底记者,同样,《美国监狱》也是他通过卧底采访获得扎实素材写就的一本纪实作品,该书具有鲜明的非虚构特征,详细叙述了作者走进韦恩监狱前后的经历与心理历程,并辅以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,把美国民营监狱的A面毫无保留地描写了出来。这本书带有令人产生阅读好感的个人气质,肖恩·鲍尔不掩饰自己的状况、境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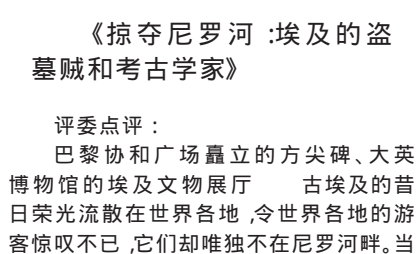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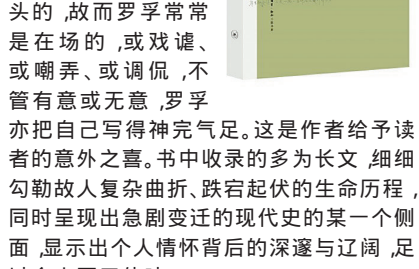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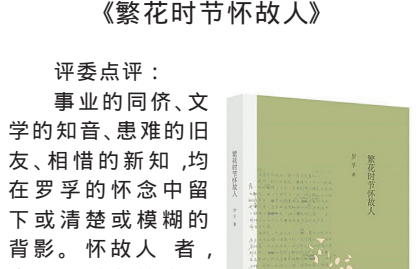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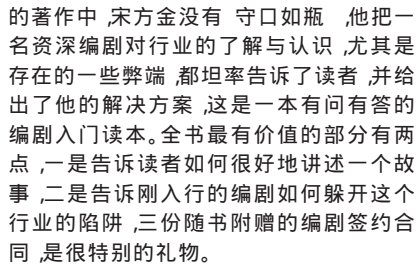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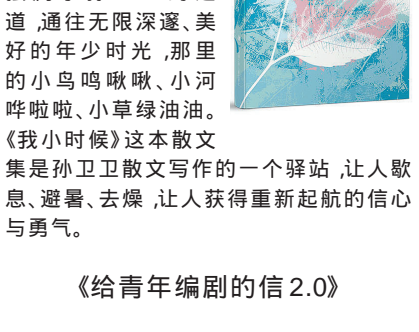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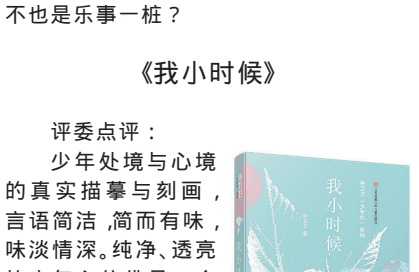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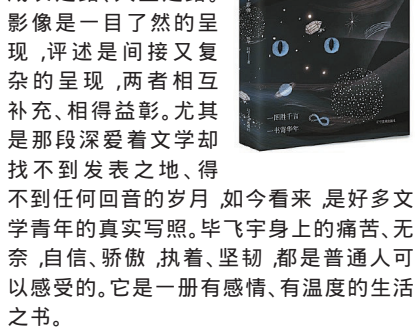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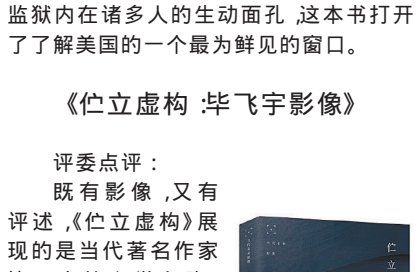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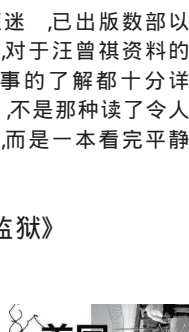


Table with 2 columns: Book Title, Author/Editor. Lists top 5 books for July 2020.

Table with 2 columns: Book Title, Author/Editor. Lists top 5 books for July 2020.

